



湖南出版社

包公传奇

李明木 改编

47.4
23

湖南出版社

包公传奇

李明木 改编

〔湘〕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胡如虹

包公传奇

李明木 改编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

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字数：60000 印数：1—10000

ISBN7-5438-0849-8

I · 104 定价：3.00元

134764

目次

第一回	包公出世遭磨难	(1)
包公（包拯）是我国北宋时期的一位大官。传说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执法严峻，对那些犯了法的，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亲侄好友，都毫不留情地开铡问斩。所以，有关他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他的形象也在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中大量涌现。这本书，讲述了包公在南侠展昭等侠客义士辅助下，巧断奇案、除暴安良、为民伸冤等一连串有趣故事，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第五回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	(30)
第六回	断奇冤奏封李王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38)
第七回	头戴头巾生遭横刺 扮化子勇斗恶霸人	(46)
第八回	审叶肝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53)
第九回	庞好侯设计软金童 勇双侠分金苗家集	(60)
第十回	送束帖再救开封府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68)
第十一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	(75)
第十二回	巧取供单就擒受戴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	(83)

目次

第一回	包公出世遭磨难 宁生开馆育奇才	(1)
第二回	展昭救难金龙寺 进士赴任定远县	(9)
第三回	墨斗剖明吴良犯案 扇坠泄露皮熊奸情	(15)
第四回	遇壮士结为挚友 收才子密访奸人	(22)
第五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	(30)
第六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38)
第七回	买猪头书生遭横祸 扮化子勇士获贼人	(46)
第八回	审叶阡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53)
第九回	庞奸侯设计软金堂 勇双侠分金苗家集	(60)
第十回	送柬帖再救开封府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68)
第十一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	(75)
第十二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	(83)

包公出世遭磨难

第一回 宁生开馆育奇才

话说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内有个包家村，住一包员外，名怀，家富田多，骡马成群，为人乐善好施，安分守己，因此人人皆称他为“包善人”。又曰“包百万”。包怀原是谨慎之人，既有百万之称，自恐担当不起。他又难以拦阻众人，只得将包家村改为包村，一是自己谦和，二免财主名头。院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长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尚未满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尚无儿女。他弟兄二人，虽是一母同胞，却大不相同。大爷包山为人忠厚老诚，正直无私，恰恰娶了王氏，也是个好人。二爷包海为人尖酸刻薄，奸险阴毒，偏偏娶了李氏，也是心地不端。亏得老员外治家有法，规范严肃；又喜大爷凡事宽和，诸般逊让兄弟，再也叫二爷说不出话来；就是妯娌之间，王氏也只从容和蔼，在小婢前毫不较量，李氏虽是刁悍，她也难以施展，因此一家尚为和睦，每日大家欢欢喜喜。父子兄弟春耕秋收，务农为业，虽非诗书门第，却是勤俭人家。

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已四旬开外，忽然怀孕。员外并不乐意，终日忧愁。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老来得子是快乐，包员外为何不乐？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已有两个儿子，并皆娶媳生子；如今安人又养起儿女来了。再者院君偌

大年纪，今又产生，未免受伤；何况乳哺三年更觉勤劳，如何禁得起呢？因此每日忧烦，闷闷不乐。这日正自出神，忽见丫鬟掀帘而入，报道：“员外，大喜了，方才安人产生一位公子，奴婢特来禀知。”员外闻听，抽了一口凉气，急忙立起身来，一步一咳，来至后院看视，幸安人无恙，略问了几句话，连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书房来了。这里服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实之家自然俱是便当的，不必细表。

单说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儿回到自己房中，只见包海坐在那里发呆。李氏道：“好好儿的‘二一添作五’的家当，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到底想个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为此事发愁。方才老当家的将我叫到书房，告诉我梦见一个青脸红发的怪物，从空中掉将下来，把老当家的吓醒了，谁知就生此子。我细细想来，必是咱们东地里西瓜成精了。”李氏闻听，便撺掇道：“这还了得！若是留在家内，他必做耗。自古书上说，妖精入门家败人亡的多着呢。如今何不趁早儿告诉老当家的，将他抛弃在荒郊野外，岂不省了担着心，就是家私也省了‘三一三十一’了。一举两得，你想好不好？”这妇人一套话，说得包海如梦初醒，连忙起身来到书房，一见员外，便从头至尾的把话说了一遍，但不提起家私一事。谁知员外正因此烦恼，一闻包海之言，恰合了念头，连声说好。“此事就交付于你，快快办去。将来你母亲若问时，就说落草不多时就死了。”包海领命，回身来至卧房，托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叶簋子装好，携至锦屏山后，见一坑深草，便将簋子放下。谁知他二人在屋内说话，不防窗外有耳。恰遇贤人王氏从此经过，一一听去，急忙回至屋中，细想此事好生残忍，又

着急，又心疼，不觉落下泪来，正自悲泣，大爷包山从外边进来，见此光景，便问情由。王氏将此事一一说知。包山道：“原来有这等事！不要紧，锦屏山不过五六里地，待我前去看看，再做道理。”说罢，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后，担惊害怕，惟恐猛虎伤人，又恐找不着三弟，心中好生委决不下。

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锦屏山后，果见一片深草。四下找寻。只见茶叶篓子横躺在地，却无三弟。大爷着忙，连说不好，大约是被虎吃了。又往前走了数步，只见一片草俱各倒卧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着个黑漆漆、亮油油、赤条条的小儿。大爷一见满心欢喜，急忙打开衣服，将小儿抱起，揣在怀内，转身竟奔家来，悄悄的归到自己屋内。

王氏正在盼望之际，一见丈夫回来，将心放下，又见抱了三弟回来，喜不自胜，连忙将自己衣襟解开，接过包公，以胸膛偎抱。谁知包公到了贤人怀内，天生的聪俊，将头乱拱，仿佛要乳食吃的一般；贤人即将乳头放在包公口内，慢慢的喂哺。包山在旁，便与贤人商议：“如今虽将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两个小孩，别人看见，岂不生疑？”贤人闻听道：“莫若将自己才满月的儿子，另寄别处，寻人抚养，妾身单单乳哺三弟，岂不两全呢。”包山闻听，大喜，便将自己孩子偷偷抱出，寄于他处厮养。可巧就有本村的乡民张得禄，因妻子刚生一子，未满月已经死了，正在乳旺之时，如今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欢喜。

且说由春而夏，自秋徂冬，光阴迅速，转瞬过了6个年头，包公已到7岁，总以兄嫂呼为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奇怪的，是从小至7岁未尝哭过，也未尝笑过，每日里哭丧

着小脸儿不言不语；就是人家逗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皆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护持外，人皆没有爱他的。

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不请外客，自家家宴。王氏贤人带领黑子与婆婆拜寿。行礼已毕，站立一旁。只见包黑跑到安人跟前，双膝跪倒，恭恭敬敬也磕了三个头。把个安人喜得眉开眼笑，将他抱在怀中，因说道：“曾记6年前产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时，不知怎么落草就死了；若是活着，也与他一般大了。”王氏闻呼，见旁边无人，连忙跪倒，禀道：“求婆婆恕媳妇胆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妇恐婆婆年迈，乳食不足，担不得乳哺操劳，故而将此子暗暗抱到自己屋内抚养，不敢明言。今因婆婆问及，不敢不以实情禀告。”贤人并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节。周氏老安人连忙将贤人扶起，说道：“如此说来，吾儿多亏媳妇抚养，又免我劳心，真是天下第一贤德人了。但是一件，我那小孙孙现在何处？”王氏禀道：“现在别处厮养。”安人闻听，立刻叫将小孙孙领来。面貌虽然不同，身量却不甚分别。急将员外请至，大家言明此事。员外心中虽乐，然而想起从前情事，对不住安人，如今事已如此，也就无可奈何了。

从此包黑认过他的父母，改称包山夫妻仍为兄嫂。安人是年老惜子，百般珍爱，改名三黑；又有包山夫妻照应，各处留神，纵然包海夫妻暗暗打算，也是不能凑手。转眼之间，又过了二年，包公到了9岁之时，包海夫妇心心念念要害包公。

这一日，包海在家，便在员外跟前下了谗言，说：“咱们庄户人总以勤俭为本，不宜游荡。将来闲得好吃懒做的，如何使得。现今三黑已9岁了，也不小了，应该叫他跟着村庄

牧童，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儿子长保儿学习牧放牛羊，一来学本事，二来也不吃闲饭。”一片话说得员外心话，便与安人说明，犹如三黑天天跟着闲逛的一般。安人应允，便叫长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嘱咐长保儿：“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儿哄着三官人玩耍；倘有不到之处，我是现打不赊的。”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长保儿出去牧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边，或在锦屏山畔，总不过离村五六里之遥，再也不肯远去。

一日，大爷料理家务已毕，来见员外，便道：“孩儿面见爹爹，有一事要禀。”员外问道：“何事？”大爷说：“只因三黑并无营生，与其叫他终日牧羊，在外游荡，也学不出好来，何不请个先生教训教训呢？就是孩儿等自幼失学，虽然后来补学一二，遇见为难的帐目，还有念不下去的，被人欺哄。如今请个先生，一来教三黑些书籍；二来有为难的字帖亦可向先生请教；再者三黑学会了，也可以管些出入帐目。”员外闻听可管些帐目之说，便说：“使得。但是一件，不必请饱学先生，只要比咱们强些的就是了，教个三年两载，认得字就是了。”大爷闻听员外允了，心中大喜，即退出来，便托乡邻延请饱学先生，是必要叫三弟一举成名。

且表众乡邻闻得“包百万”家要请先生，谁不献勤，这个也来说，那个也来荐。谁知大爷非名儒不请。可巧隔村有一宁老先生，此人品行端正，学问渊深，兼有一个古怪脾气，教徒弟有三不教：笨了不教；到馆中只要书僮一个，不许闲人出入；10年之内只许先生辞馆，不许东家辞先生。有此三不教，束修不拘多少，故此无人敢请。

一日，包山访听明白，急亲身往谒，见面叙礼。包山一见，真是好一位老先生，满面道德，品格端方，即将延请之

事说明，并说：“老夫子三样规矩，其二其三，小子俱是敢应的，只是恐三弟笨些，望先生善导为幸。”当下言明，即择日上馆。是日备席筵请，递贽敬束修，一切礼仪自不必说。即领了包公，来至书房，拜了圣人，拜了老师。师徒一见，彼此对看，爱慕非常。并派有伴童包兴，与包公同岁，一来伺候书房茶水，二来也叫他学几个字儿。

且说当下开馆节文已毕，宁老先生入了师位，包公呈上《大学》。教师点了句断，教道：“大学之道。”包公便说：“在明明德。”老师道：“我说的是‘大学之道。’”包公说：“是。难道下句不是‘在明明德’么？”老师道：“再说。”包公便道：“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老师闻听，甚为诧异，叫他往下念，依然丝毫不错；然仍不大信，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的，或是听人家念学就了的，尚不在怀。谁知到后来，无论甚么书籍俱是如此，教上句便会下句，有如温熟书的一般，真是把个老先生喜得乐不可支，自言道：“哈哈！不想我宁某教读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遂乃给包公起了官印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与正，岂不是政字么，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

不觉光阴荏苒，早过了5个年头，包公已长成14岁，学得满腹经纶，诗文之佳自不必说。先生每每催促递名送考，怎奈那包员外是个勤俭之人，恐怕赴考有许多花费。从中大爷包山不时在员外跟前说道：“叫三黑赴考，若得进一步也是好的。”无奈员外不允，大爷只好向先生说：“三弟年纪太小，恐怕误事，临期反为不美。”于是又过了几年，包公已长成16岁了。

这年又逢小考，先生实在忍耐不住，急向大爷包山说道：“此次你们不送考，我可要替你们送了。”大爷闻听，急又到员外跟前禀说道：“这不过先生要显弄他的本领，莫若叫三黑去这一次；若是不中，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大爷说得员外一时心活，就便允了。大爷见员外已应允许考，心中大喜，急来告知先生。先生当时写了名字报送。即到考期，一切全是大爷张罗，员外毫不介意。大爷却是殷殷盼望。到了揭晓之期，天尚未亮，只听得一阵喧哗。老员外以为必是本县差役前来，不是派差，就是拿车。正在犹疑之际，只见院公进来报喜道：“三公子中了生员了！”员外闻听倒抽了一口气，说道：“罢了！我上了先生的当了。这也是家运使然，活该是冤孽，再也躲不开的。”因此一烦，自己藏于密室，连亲友前来贺，他也不见；就是先生他也不致谢一声。多亏了大爷一切周旋，方将此事完结。

惟有先生暗暗地想道：“我自小到课读也有好几年了，从没见过本家老员外。如今教得他儿子中了秀才，何以仍不见面，连个谢字也不道，竟有如此不通情理之人，实实令人又可气又可恼！”每每见了包山，说了好些嗔怪的言语。包山连忙赔罪，说道：“家父事务冗繁，必要定日相请，恳求先生宽恕。”宁公是个道学之人，听了此言，也就无话可说了。亏得大爷暗暗求告太爷。求至再三，员外方才应允，定了日子，下了请帖，设席与先生酬谢。

是日请先生到待客厅中，员外迎接，分宾主坐下。坐了多时，员外并无致谢之辞。酒至三巡，菜上五味，只见员外愁容满面，举止失措，连酒他也不吃。先生见此光景，忍耐不住，只得说道：“我学生在贵府打搅了六七年，虽有微劳开

导指示，也是令郎天分聪明，所以方能进此一步。”员外闻听，呆了半晌，方才说道：“好。”先生又说道：“若论令郎刻下学问，慢说是秀才，就是举人进士，也是绰绰有余的了。将来不可限量。这也是尊府上德行。”员外听说至此，不觉双眉紧蹙，发恨道：“什么德行！不过家门不幸，生此败家子。将来但能保得住不家败人亡，就是造化了。”先生闻听，不觉诧异道：“贤东何出此言？”员外无奈，只得将生包公之时所作恶梦，说了一遍，如今提起还是胆寒。宁公见包公举止端方，更兼聪明过人，就知是有来历的，将来必是大贵，暗暗点头。员外又说道：“以后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儿，就是十年束修断不敢少的。请放心！”一句话将个正直宁公说得面红过耳，不悦道：“如此说来，令郎是叫他不考的了？”员外连声道：“不考了，不考了！”先生不觉勃然大怒道：“当初你的儿子叫我教，原是由得你的；如今我的徒弟叫他考，却是由得我的。以后不要你管，我自有主张罢了。”怒冲冲不等席完，竟自去了。

因至乡试年头，全是宁公作主，与包山一同商议，硬叫包公赴试。到了挂榜之期，谁知又高高的中了乡魁，诸事已毕，便商议叫包公上京会试，禀明员外。员外到了此时，也就没了说了，只是不准多带跟人，惟恐耗费了盘川，就带伴童包兴一人。

包公起身之时，拜别了父母兄嫂。包山暗与了盘川。包公又到书房参见了先生。先生嘱咐了多少言语，又将自己的几两修金送给了包公。包兴备上马，包山送至十里长亭。兄弟留恋多时，方才分手。

展昭救难金龙寺 第二回 进士赴任定远县

却说包公认镫乘骑，带了包兴，竟奔京师，一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夜宿晓行。一日，到了座集镇，主仆两个找了一个饭店。包兴将马接过来，交与店小二喂好。找了一个座儿，包公坐在正面，包兴打横。虽系主仆，只因出外，又无外人，爷儿两个就在一处吃了。堂官过来安放杯筷，放下小菜。包公随便要一角酒，两样菜。包兴斟上酒，包公刚才要饮，只见对面桌上来了一个道人坐下，要了一角酒，且自出神，拿起壶来不向杯中斟，花喇喇倒了一桌子。见他唉声叹气，似有心事的一般。包公正在纳闷，又见从外进来一人，武生打扮，叠暴着英雄精神，面带着侠气。道人见了，连忙站起，口称：“恩公请坐。”那人掏出一锭大银递给道人说：“将此银暂且拿去，等晚间再见。”那道人接过银子，叩头谢恩，出店去了。

包公见此入年纪约有二十上下，气宇轩昂，令人可爱，因此立起身来，执手当胸道：“尊兄请了。能不弃嫌，何不请过来彼此一叙。”那人闻听，将包公上下打量了一番，便笑容满面道：“既承错爱，敢不奉命。”包兴连忙站起，添分杯筷，又要了一角酒、二碟菜，满满斟上一杯。包兴便在一旁侍立，不敢坐了。包公与那人分宾主坐了，便问：“尊兄贵姓？”那人

答道：“小弟姓展名昭，字熊飞。”包公也通了名姓。二人一文一武，言语投机，不觉饮了数角。展昭便道：“小弟现有些小事情，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会。”说罢，会了钱钞。包公也不谦让。包兴暗道，我们三爷嘴上抹石灰。那人竟自作别去了。包公也料不出他是甚么人。

吃饭完毕，主仆乘马登程。因店内耽误了工夫，天色看看已晚，不知路径。忽见牧子归来。包兴便向前问道：“牧童哥，这是甚么地方？”童子答道：“由西南二十里方是三元镇，是个大去处。如今你们走差了路了。此是正西，若要绕回去，还有不足三十里之遥呢。”包兴见天色已晚，便问道：“前面可有宿处么？”牧童道：“前面叫做沙屯儿，并无店口，只好找个人家歇了罢。”说罢，赶着牛羊去了。

包兴回复包公，竟奔沙屯儿而来。走了多时，见道旁有座庙宇，匾上大书“敕建护国金龙寺”。包公道：“与其在人家借宿，不若在此庙住宿一夕。明日布施些香资，岂不方便。”包兴便下马，用鞭子前去叩门，里面出来了一个僧人，问明来历，便请进了山门。包兴将马拴好，喂在槽上。和尚让至云堂小院，三间净室，叙礼归座，献罢茶汤。和尚问了包公家乡姓氏，知是上京的举子。包公问道：“和尚上下？”回说：“僧人法名叫法本，还有师弟法明，此庙就是我二人住持。”说罢，告辞出去。

一会儿，小和尚摆上斋来，不过是素菜素饭。主仆二人用毕，天已将晚。包公即命包兴将家伙送至厨房，省得小和尚来回跑。包兴闻听，急忙把家伙拿起。因不知厨房在哪里，出了云堂小院，来至禅院。只见几个年轻的妇女花枝招展，携手嘻笑，说道：“西边云堂小院住下客了，咱们往后边去罢。”

包兴无处可躲，只得退回，容他们过去，才将家伙找着厨房送去，急忙回至屋内，告知包公，恐此庙不大安静。

正说话间，只见小和尚左手拿一只灯，右手提一壶茶，走进来贼眉贼眼，将灯放下，又将茶壶放在桌上，两只贼眼东瞧西看，连话也不说，回头就走。包兴一见，连说：“不好，这是个贼庙！”急来外边看时，山门已经倒锁了，又看别处竟无出路，急忙跑回。包公尚可自主，包兴张口结舌，说：“三爷！咱们快想出路才好！”包公道：“门已关锁，又无别路可出，往哪里走？”包兴着急道：“现有桌椅待小人搬至墙边，公子赶紧跳墙逃生。等凶僧来时，小人与他拚命。”包公道：“我自小儿不会登梯爬高，若有墙可跳，你赶紧逃生，回家报信，也好报仇。”包兴哭道：“三官人说哪里话来。小人至死，再也离不了相公的！”包公道：“既然如此，咱主仆二人索性死在一处。等那僧人到来再作道理，只好听天由命罢了。”包公将椅子挪在中间门口，端然正坐。包兴无物可拿，将门闩擎在手中，在包公之前，说：“他若来时，我将门闩尽力向他一杵，给他个冷不防。”两只眼直勾勾的嗔瞅着板院门。

正在凝神，忽听门外了吊咣哧一声，仿佛砍掉一般，门已开了，进来一人。包兴吓了一跳，门闩已然落地，浑身乱抖，堆缩在一处。只见那人浑身是青，却是夜行打扮，包公细看不是别人，就是白日在饭店遇见的那个武生。包公猛然省悟，他与道人有晚间再见一语，此人必是侠客。原来列位不知，白日饭店中那道人也是在此庙中的。皆因法本法明二人抢掠妇女，老和尚嗔责，二人不服，将老僧杀了。道人惟恐干连，又要与老和尚报仇，因此告至当官；不想凶僧有钱，常与书吏差役人等接交，买嘱通了，竟将道人

重责二十大板，作为诬告良人，逐出境外。道人冤屈无处可伸，来到林中欲寻自尽，恰遇展爷行到此间，将他救下，问得明白，叫他在饭店等候。他却暗暗采访实在，方赶到饭店之内，赠了道人银两。不想遇见包公，同饮多时，他便告辞先行，回到旅店歇息。至天交初鼓，改扮行装。施展飞檐走壁之能，来至庙中，从外越墙而入，悄地行藏，飞至宝阁。

只见阁内有两个凶僧，旁列四五个妇女，正在饮酒作乐，又听得说，云堂小院那个举子，等到三更时分再去下手不迟。展爷闻听，暗道：“我何不先救好人，后杀凶僧，还怕他飞上天去不成。”因此来到云堂小院，用巨阙宝剑削去了吊铁环。进来看时，不料就是包公。展爷上前拉住包公，携了包兴道：“尊兄随我来。”出了小院，从旁边角门来至后墙，打百宝囊中掏出如意索来，系在包公腰间，自己提了绳头，飞身一跃上了墙头，骑马势蹲住，将手轻轻一提，便将包公提在墙上，悄悄附耳说道：“尊兄下去时，便将绳子解开。待我再救尊管。”说罢，向下一放。包公两脚落地，急忙解开绳索，展爷提将上去，又将包兴救出，向外低声道：“你主仆二人就此逃走去罢。”只见身形一晃，就不见了。

包兴搀扶着包公哪敢稍停，深一步，浅一步，往前没命的好跑。好容易奔到一个村头，天已五鼓，远远有一灯光。包兴说：“好了！有人家了。咱们暂且歇息歇息，等到天明再走不迟。”急忙上前叫门，柴扉开处，里面走出一个老者来，问是何人。包兴道：“因我二人贪赶路程，起得早了，辨不出路径，望你老人家方便方便，俟天明便行。”老者看了包公是一儒流，又看了包兴是个书僮打扮，却无行李，只当是近处的，便说道：“既是如此，请到里面坐。”